

苦行歷險與嚴辨華夷—— 清初屈大均之秦晉「宗周」游*

王學玲**

摘要

鼎革鉅變之後，清初出現許多捨棄家庭，遠游苦行的文人，嶺南屈大均（1630-1696）即為其一。本文主要探究屈大均從康熙四年（1665）到七年（1668）之間，遠赴西北秦晉之地的用心及其意義。首先考察屈大均將西北秦地更稱「宗周」的用心，指出其懷古悼今，以秦喻清，嚴分華夷的遺民心緒。其次析論屈大均觀看、書寫華山的獨特人文視角。屈氏將五經比附五嶽，華山之奇險峻峭，就像《春秋》嚴而近殺的嚴苛筆法，而其雄偉山勢，在屈大均筆下幾乎就是君臨天下的華夏化身。最後，屈氏以極頑強的意志征服峻山險塞，展示自我遺民身分之可堪檢驗，及其嚴辨華夷的決心。在抗清勢力漸露頹態之際，屈大均以苦行歷險的肉身實踐向世人宣誓自己作為遺民的堅決心志。這種刻意選擇的游走姿態，也正是易代之際異於平世的特殊游走景觀。

關鍵詞：屈大均、苦行、華夷、西北、秦晉、宗周

* 本文是科技部9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踏勘、歷難與輿地治學：明清之際遺民書寫中的西北游」（98-2410-H-260-058-）部分成果，在此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

** 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易代之際的隱與游

親歷鼎革鉅變的清初文人注定處境艱難。世變帶給他們的衝擊與創痛不在話下，進退維谷更是其首當其衝的試煉，因為這不只是個人的一種行為抉擇，同時是政治立場、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認同宣言，影響到當世、後代對自己的公論聲名。於是明清之際產生了歷史上數量最多的遺民群體，其中有些人自此隱遯山野，盡可能地與世斷絕。梁應材（1587-1660）「鼎革後，隱山中，足不入城市，與田夫野老雜處，絕口不提朝事」、¹ 陳明聖（生卒年不詳）「居睢陽城南之舊廬，二十年不出」、² 陳南箕（生卒年不詳）「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女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崖峭壁，人跡所不到。與弟觀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³ 屠廷楫（1615-?）「亂後隱居鹿干草堂，五十餘年不入城市」、⁴ 葛雲芝（生卒年不詳）「國亡，盡棄所為，潛心求道，一以王守仁為宗。屏家累入山，獨棲一室，竟日瞑坐，久逾十旬」。依王汎森之說，清初文人的不入城作為，是一種自我誓約，一種決裂的態度。「既然無法改變改朝換代的事實，便以消極的切斷社會政治聯繫來表達自己，是無可奈何中的一種強勢作為。」⁶

不同於與世斷絕的作為，清初另有不少文人刻意棄家遠游。⁷ 文

¹ 謝正光、范金民編纂，《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700。

² 同前註，頁753。

³ 同前註，頁758。

⁴ 同前註，頁807。

⁵ 同前註，頁954。

⁶ 王汎森，〈清初士人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晚明清初思想十講》（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30。

⁷ 曹宗璠（生卒年不詳）「申西之變，流離奔走，其感激憤懣，悉見諸詩文」、陳恭尹（1631-1700）「入閩，自閩而浙而金陵……旋聞諸遺民多逃避海外，戊戌春，復與何絳出匡門渡銅鼓洋訪焉。其秋，踰嶺北行至贛……取道宜春，至昭潭，值大兵進剿，道阻不得前，因登衡嶽，

人好游，並不是清初獨有的現象。明代文人甚至多以游為第二性命，盡情地享受著商業社會及城市文化所帶來的樂趣。正是對自己在前明時期好游享樂的生活態度深感罪愧，驅使清初有些文人強烈地捨離家庭，以流浪苦行來表達對於舊國舊君的懺悔。⁸ 趙園因此認為，易代之際的游觀、游賞，自與平世不同，意義、動機也更為豐富，其中包括了以「游」作為拒絕、反抗的姿態。⁹ 由此可見，清初遺民無論隱與游，同樣具有不承認新政權的抵抗意味。而邊塞既險峻又遙遠，身涉其間，尤可以肉身實踐的苦行歷險，展現自己選擇作為遺民，抗拒厄難、挑戰命運的堅決心志。¹⁰

本文所討論的屈大均，廣東番禺人，「平生好游，於海內之地，近而嶽瀆，遠而沙塞龍荒，足跡亦幾遍矣。」¹¹ 從二十三歲飄然遠游到五十一歲歸隱粵鄉，中壯年（1652-1683）幾乎都在游走中飄盪。江西廬山、東南吳越、東北塞外、西北邊陲，南方湘桂，屈大均以浪跡為志，歷游天南地北，也嚐盡艱苦困厄。正如梁佩蘭（1629-1705）所云，躡仆於苦寒邊地乃為鍛鍊膽識、筋骨，當時屈大均就在西北雁門。¹² 在此之前，屈大均已游歷廬山與塞北，分別是順治十年（1653）

泛洞庭，順流江漢之間。至蕪關，值海舶之亂，濟江入汴，北度黃河，徘徊太行之下嶽……是遊志在西南而行乃東北」、黃周星（1611-1680）「以國變棄家，遂流寓浙中，武塘、潯水、雒城皆往來焉」、趙茂之（生卒年不詳）「甲申國變……遂盡焚制藝，棄妻子，流落江淮間。草履麻巾衫，持竹枝，鬪地而歌，市兒笑為顛，而茂之自若也」謝正光、范金民編纂，《明遺民錄彙輯》，頁 681、763、870、996。

⁸ 王汎森，〈清初士人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頁 193、201。

⁹ 趙園，〈游走與遷播〉，《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十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165。

¹⁰ 〈游走與遷播〉：「遺民旅行家，更有抗拒厄難、挑難命運的意味。在我看來其游——包括邊塞之游——的意義，當更在此而不在彼（圖謀恢復）。」同前註，頁 167。

¹¹ 〔清〕屈大均，〈沙子遊草序〉，《翁山文鈔》，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冊 3，卷 1，頁 293。

¹² 〈寄懷屈翁山客雁門〉：「平生論王霸，中具膽與識。邊地多苦寒，欲以練筋骨。」〔清〕梁佩蘭，〈寄懷屈翁山客雁門〉，《六登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

到順治十一年（1654），順治十五年（1658）至康熙元年（1662）。康熙四年仲冬到康熙七年秋季，屈大均再次遠游，從南京北上，經鳳陽諸地入陝。期間，屈大均縱覽華山、五臺山，結識傅山（1607-1684）、顧炎武（1613-1682）、王弘撰（1622-1702）、李因篤（1631-1692）等人，同時迎娶繼室王華姜（？-1670），產下一女。而後屈氏攜華姜母女，自山西代州入京，南經秦淮回到嶺南。¹³

屈大均何以遠游西北，學界至今仍有不同詮解，大抵環繞其是否意圖復明，也就是其奔走塞外是為了游觀邊地，還是和有志之士相通聲氣，密謀反清。¹⁴ 綜觀屈大均一生的游蹤大多隱晦，看似數度與抗清事件緊密牽繫，卻又實情難辨。在材料不足的現況下，趙園遂主張，清初「諸人的走塞上與奔走中原，不妨姑且視為激情表達，歸入遺民

司，1997年影印清道光二十年（1840）南海伍氏詩雪軒刻粵十三家集本），冊255，頁189。

¹³ 以上屈大均游歷參汪宗衍，〈附錄一〉，《屈大均年譜》，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冊8。

¹⁴ 何天杰以杜恒燦並不是遺民為證，認為屈大均與之結識不久就有陝西之行，目的是到歛慕已久的華山，「不像是有些研究者認為那樣，具有某種深思熟慮的動機。」何天杰，《清初愛國詩人和學者——屈大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78。白謙慎也覺得1660-1670年代這麼多學者跑到山西、陝西的原因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問題。但他並不同意馬曉地提出明遺民是抱著反清復明的目的來到西北，較贊同王春瑜、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的說法，顧炎武北游和武裝抗清並無直接關係。白謙慎，《傅山的世界——17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195。相反地，鄧之誠、謝國楨相信屈大均出游動機並不單純。《清詩紀事初編·顧炎武》：「王寅以後，西南既覆，鄭成功亦沒，乃浩然長往，以讀天下書，友天下士為事。是後二十年間，踪跡亦多在山左、右。嘗出雁門，兩至大同，蓋明亡邊兵多有存者。姜瓖之變，募邊兵事攻戰，期年清人不能克，李因篤、屈大均走塞上，意即在此。」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1，頁2。《顧寧人先生學譜·學侶考》：「寧人之在秦、晉識流寓於此者。於太原則識秀水朱彝尊於晉藩署……又嘗遇閻若璩於太原……於秦則識屈大均……吾嘗疑關中，僻壤塞西，何以人文獨勝？久疑之不决。後讀及楊鍾羲《雪橋詩話》，始知其意……蓋關中僻遠，清人勢力尚未能顧及，故明末宗室，及二三遺老，尚得盤旋其間，遯影無涯。是以遠方之士，若屈大均、顧寧人，皆不遠千里而來，亦即其因。」謝國楨，《顧寧人先生學譜》（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153-154。

特有的語義創造」。¹⁵ 易言之，清初遺民奔走邊塞或是其刻意呈現的自我姿態，不必然有「圖謀恢復」的實際動作。¹⁶ 準此，本文不再考論屈大均奔走邊塞的政治動因，轉而掘發其游歷西北秦、晉所展示、宣稱的自我形象。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我建構〉一文，曾詳述屈大均在秦晉迎娶繼室華姜一事，闡釋其如何藉由建構華姜形象，來投射自我心中的理想遺民身影。¹⁷ 本文除了探討迎娶華姜對於屈大均的意義之外，並且關注屈氏此行不說自己前往「秦、晉」，而是宣稱游歷「宗周」的用心。事實上，屈大均通過親見的地景，穿梭古今，迂迴地以「宗周」與「秦」之辨來寄託自己的華夷觀，既譴責清人暴虐，奪人江山，又憑弔故國，昭示大明政權方為正統。

屈大均一生著述甚多，於清雍正、乾隆兩朝屢遭禁燬。¹⁸ 單就其詩文集——《翁山詩集》、《翁山文外》、《翁山文抄》，今日可見之刊本、卷數、文字不一。¹⁹ 本文所據乃歐初、王貴忱主編之《屈大均全集》，此全集比對各刊本，整理校點，是目前所見較為齊全之本。此外，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²⁰ 按年逐首箋校詩詞，提供筆者掌握屈大均游歷秦晉之作。本文首先考察屈大均將西北秦地更稱「宗周」的用心，指出其懷古悼今，以秦喻清，嚴分華夷的遺民心緒。其次討論屈大均攀登華山的體驗及其獨特的人文觀看視角。屈

¹⁵ 趙園，〈餘論（之二）〉，《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84。

¹⁶ 同前註，頁483。

¹⁷ 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我建構〉，《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131-160。此經審查人提醒，予以補充說明，特以謝之。

¹⁸ 歐初、王貴忱主編，〈前言〉，《屈大均全集》，冊1，頁10。

¹⁹ 《翁山文外》傳世康熙刻本有兩個版本，分別為十七卷本、二十卷本。《翁山文抄》，十卷本，有康熙三十四年刻本與民國影刊本。《翁山詩外》最為複雜，嚴志雄據其聞見，以為有十五卷本、十八卷本、十九卷本與二十卷本。以上所論詳參歐初、王貴忱主編，〈前言〉，頁17-20；嚴志雄，〈屈翁山《翁山詩外》版本考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23卷第2期（1990年12月），頁197-212。

²⁰ 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氏將五經比附五嶽，²¹ 華山之奇險峻峭，就像《春秋》嚴而近殺的嚴苛筆法。華山的雄偉山勢，在屈氏筆下幾乎就是君臨天下的華夏化身。此外，屈大均渴望和繼室華姜隱遁於華山，過著與世隔絕的仙侶生活。這個期待雖然落空，卻顯現屈氏自我勾勒的另一種遺民形象，亦即不必然要四處游走奔波。最後，屈大均以極頑強的意志征服峻山險塞，並寫成〈華山百韻〉，不僅博得聲名，並且展示自我遺民身分之可堪檢驗與嚴辨華夷的決心。

為期三年的秦晉「宗周」行，屈大均痛述家國傾覆，強化夷漢之別。苦行歷險是他向世人宣誓自己堅決作為遺民的肉身實踐，在抗清勢力已如強弩之末的時刻尤顯重要。因此，屈大均的易稱秦地，判分華夷，多為悼念舊朝的遺民聲明，而其刻意選擇的游走姿態，正是易代之際異於平世的特殊游走景觀。

二、踏勘與正名：在「秦」地召喚「宗周」

（一）正清本源：「宗周」之旅

康熙四年仲冬，屈大均隨著杜恒燦（1625-1674）入陝西，二人同行因緣結於該年秋天，屈大均游吳門。²² 杜恒燦，字杜若，陝西三原人，²³ 本受聘於浙江布政使，住在餘杭，後應巡撫賈漢復（1605-1677）之邀，北返陝西，²⁴ 遂與屈大均同行。這段為期三年

²¹ 劉威志認為，屈大均「從經書正典的位置切入，已把地理景觀納人文的道統體系中。」可與本文互為參酌。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我建構〉，頁 134。

²² 〔清〕屈大均，〈吳門逢京兆杜子賦贈二首〉，《翁山詩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冊 1，卷 5，頁 240。

²³ 杜恒燦生平見〔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通判杜君墓表〉，《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917-919。

²⁴ 尚小明編著，《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48。

的秦晉遠游，屈大均留下為數可觀的創作，包括詩、詞、文章。其中〈宗周游記〉與〈自代東入京記〉，依時間為序，詳記屈大均自康熙四年十一月至六年（1667）八月之間的行蹤。康熙四年春天，屈大均從嶺南北上金陵，秋天在南京，游吳門，十一月至錢塘，偕同杜恒燦入陝西。就在二十七日，從南京渡江至浦口之前，屈大均特意詰問「自稱秦人」的杜子，開啟了此次秦地之游：

予謂杜子：「子之鄉，非宗周之地與？漢、唐之故都耶？乃今天下人但以為秦，而前不稱周，後不稱漢、唐，何也？夫秦在戰國時，所謂嫪秦、無道之秦也。彼三晉、田齊之篡，楚之僭，秦固可以并吞二周神明之統，堯、舜、禹、湯之所傳。秦之祖襄公以兵討西戎而救天子，其孫昭王大逆，乃遣將軍攻西周，使西周君頓首納其地，至莊、襄而東西二周皆滅，不義如秦，其為名也，為雍州之辱大矣。稱雍州之人但曰秦人，其為士大夫之羞也亦久矣。子何不察，尚自稱為之秦乎？」²⁵

杜恒燦自稱秦人不足為奇，陝西三原一帶，自春秋為秦國屬地後即有「秦」之簡稱。但屈大均頗不以為然，援引史實，細數秦的不義行徑，駁斥杜子「尚自稱為之秦乎」。「秦之祖襄公以兵討西戎而救天子」，說的是周幽王（795-771 B.C.）之亂，犬戎進攻鎬京，秦襄公（?-766 B.C.）嬴開率兵救援，護送平王（?-720 B.C.）東遷雒邑，受封諸侯，賜岐山以西之地，始建立秦國。²⁶ 屈大均就此強調秦國與周王室的主從關係，並以趙、魏、韓三國分晉，²⁷ 齊太公田和（?-384 B.C.）流

²⁵ [清] 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冊3，卷1，頁4。

²⁶ [漢] 司馬遷，《史記·秦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5，頁179。

²⁷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漢]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卷4，頁158。

放齊康公（455-379 B.C.），²⁸ 以及楚熊通（?-690 B.C.）不服周天子，自立為武王等不義行徑，²⁹ 突顯其後秦昭王（325-251 B.C.）、秦莊襄王（281-247 B.C.）分別滅了東、西周的嫚傲、無道，³⁰ 是「并吞二周神明之統，堯、舜、禹、湯之所傳」。屈大均因此力勸杜子，勿自稱秦人而蒙羞，同時提出更名「宗周」的主張：

「昔高皇帝定天下，以雍州之地為陝西，陝以西之為言，始於有周，蓋二南風化之所本也。高皇帝不以雍州為秦，而以為陝西，以屬於有周，蓋有念彼周京之意焉。今子之敦《詩》、《書》，而樂仁義，其猶周先王、先公之德教所被者也。誠能毋忘其本而易稱宗周，大告國中，使皆捨其尚氣概、先勇力之習，復為文、武、成、康之遺民，以不負我高皇帝所以貴重雍州之意，則子正名之功，實有大造於西土，西土之人將以子傳於不朽。予今者從子西歸，詩人所慨嘆而不得至者，予今得至，亦子之大有造於予也。」杜子以為然。於是，予為游記，遂以宗周為名，以先杜子。³¹

²⁸ 〈田敬仲完世家〉：「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漢〕司馬遷，《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卷 46，頁 1886。

²⁹ 〈楚世家〉：「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卷 40，頁 1695。

³⁰ 秦昭王拜范雎為相，行遠交近攻政策，在長平大勝趙軍，佔領六國國土，滅西周王。後秦莊襄王拜呂不韋為相，「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滅東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詳見〔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卷 4，頁 169。

³¹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 1，頁 4。

「宗周」可指周王朝，取其為所封諸侯國之宗主國，³² 又謂周王都所在地，酆、鎬皆可稱之。³³ 清初之前，「宗周」從未代稱秦地。秦地屬古雍州，也就是《尚書·禹貢》所載九州之一。³⁴ 陝西一詞見於周朝初年，周公與召公以陝原劃分領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³⁵ 「陝西」作為行政區域之稱，當始於宋，宋設陝西路、元、明皆為陝西行省。³⁶ 屈大均：「昔高皇帝定天下，以雍州之地為陝西，以屬於有周，蓋有念彼周京之意焉」，顯然略過了宋、元，刻意突顯明代直承二周之統，乃為「堯、舜、禹、湯之所傳」。

據朱則杰研究，清初詩歌慣以秦與漢，分別指涉清與明。以秦說清，除二者語音頗為相似，秦人施行暴政，素有虎狼之國的稱呼，與清兵入關後行徑多所吻合。³⁷ 屈大均另在〈讀秦本記〉一文，反駁太

³² 《詩經·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堂重刊宋本），冊2，卷12，頁15。

³³ 《禮記·祭統》：「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射。」鄭玄注：「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5，卷49，頁19。《長安志》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武王自酆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今澧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酆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也。」〔宋〕宋敏求撰，〔清〕畢沅補，《長安志·宮室一》，《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陝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宋熙寧九年（1076）修、民國20年（1931）長安縣志局排印本），卷3，頁59。

³⁴ 《尚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卷6，頁19。

³⁵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7，卷3，頁4。

³⁶ 《陝西通志·建置二》：「陝西，宋路名。明因以名省，蓋取《公羊傳》，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之義。」〔清〕劉於義等監修，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建置二》，《欽定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冊551，頁94。

³⁷ 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秦」與「漢」〉，《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2000年7月），頁114-119。

史公認為秦祖柏翳，乃顛頊之苗裔孫女脩吞卵以降的說法。他舉出申侯之言，判定酈山女為戎胥軒（仲衍）妻，戎種之後蜚廉方為秦始皇祖，「蜚廉實乃戎種，其非柏翳之苗裔也，明甚」。³⁸ 屈大均從苗裔、戎種天生血緣之異，嚴分秦與商、周的差別，故曰：「其非我族類可知，宜其子孫世世慘虐，號曰：虎狼秦，蓋天性之與人殊也。自秦與諸侯戰，所斬首動以數萬、數十萬計，皆異類之為禍。」³⁹ 秉此立論，屈大均呼籲杜恒燦等西土人士，「敦《詩》、《書》，而樂仁義」、「捨其尚氣概、先勇力之習，復為文、武、成、康之遺民，以不負我高皇帝所以貴重雍州之意」。

究其因，秦滅周，明承周統，奪明政權的清人極似秦人，倘若杜子自稱「秦人」，彷彿默許清人行徑，成為異族順民。相反地，太祖念彼周京，承二周之統，自許「宗周」遺民自然就是明朝遺民。而明朝承繼二周苗裔的血統，清人乃是虎狼秦之戎種，其中血胤分明，豈能不嚴辨。屈大均指桑罵槐，迂迴痛斥大清是嫚秦、無道之秦，這趟秦晉「宗周」所以非行不可。何況秦晉之地是「詩人所慨嘆而不得至」，如今屈大均得以親至，更應以「宗周」為名的游記，展現自己認同漢

³⁸ 〈秦本紀〉：「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其玄孫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蜚廉復有子曰季勝……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漢〕司馬遷，《史記·秦本紀》，卷5，頁173-177。〈讀秦本紀〉：「司馬遷言：秦之先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子大業，是為柏翳，以為秦祖，此與簡狄、姜原事相類。母乃秦之開國，竟無以異於商、周耶。予謂：秦當以蜚廉為始祖……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湏，』胥軒者，仲衍也。中湏者，蜚廉之父也。則蜚廉實乃戎種，其非柏翳之苗裔也明甚。」〔清〕屈大均，〈讀秦本紀〉，《翁山文外》，卷10，頁179-180。

³⁹ 同前註，頁180。

(明)家，不承認秦(清)人的遺民立場。

職是之故，屈大均沿途謁拜禹、啟、湯等遺跡，同時追憶前明：

兩面山勢盤迴，有如鳳展，故曰鳳陽。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日精，右月華，三峰巍然若屏障。皇陵……自南而北，誠東南最勝，萬世本根之地。⁴⁰

至塗山，謁禹、啟廟……行荊山禹鑄幣之所……至亳，謁湯廟……渡伊川，川出伊闕，闕者，大禹所鑿。⁴¹

按圖索驥，屈大均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南京渡長江，往西北至滁州，登臨豐樂、醉翁二亭，過清流關、黃泥浦，十二月朔日來到鳳陽。鳳陽是朱元璋(1328-1398)故里，「以在鳳凰山之陽」，⁴²故名。屈大均承此說，點出太祖出生地的不凡地理，而鳳陽山又與萬歲山相連，皇城垣跨萬歲山之上，⁴³是謂：「國朝啟運，築皇城於是山，綿國祚於萬世」。⁴⁴皇陵是朱元璋為其父母所修建的陵墓，明洪武十二年(1379)竣工。屈大均在清康熙年間游走秦晉，仍然宣稱鳳陽有皇城、皇陵，其不忘舊朝的心緒與立場可見一斑。同樣地，屈氏行經塗山、荊山、湯都、伊闕，逐一謁拜禹、湯遺跡，也是為了正清本源，證成明朝帝統。

懷抱著遺民意識的預設想像，屈大均筆下，這趟「秦」地所在的

⁴⁰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5。

⁴¹ 同前註，頁5-6。

⁴² [明]李賢、彭時等，《大明一統志·鳳陽府·建志沿革》(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上冊，卷7，頁3。

⁴³ 《大明一統名勝志》：「萬歲山……皇城垣跨其上。」[明]曹學佺，《大明一統名勝志·鳳陽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年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1630)刻朱墨套印本)，冊167，卷14，頁2。

⁴⁴ [明]柳瑛編纂，《成化中都志·萬歲山》，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明隆慶刊本)，冊33，卷1，頁102。

「宗周」旅程，沿途地景常具有漢滿、華夷的人文象徵：

泥深潼谷路，人馬滑難行。雪以河形失，冰將岳勢平。當關非漢將，踐華是秦城。白帝祠前宿，愁君永夜情。⁴⁵

今夜宿高奴，天寒尊酒無。風驚聞墮雁，月出見吹簫。紫塞難障漢，黃河不限胡。千秋無定水，嗚咽為扶蘇。⁴⁶

第一首頸聯「當關非漢將，踐華是秦城」二句，屈大均賦予所見地景，深刻的文化隱喻。依《屈大均年譜》與《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所繫，此時是康熙四年歲末，屈大均正與杜恒燦進入陝西門戶潼關。⁴⁷ 潼關居秦、晉、豫交界，南倚秦嶺，北臨黃河，山巒層疊，谷深崖絕，向為兵家必爭之地。⁴⁸ 就因為潼關控全陝咽喉，一破即可直搗關中，觸發屈大均的想像。前云清初詩歌慣以秦、漢，指涉清與明，舉漢喻明，是「漢」朝兼具漢族意義。依照傳統五行說，漢屬火德，朱明被視為赤帝重興。秦為清，漢指明，秦後來被漢所滅，正是覆清興明的想望寄托。⁴⁹ 屈大均詩篇屢見秦—漢、明—清之隱喻，「七尺今猶壯，堪為大漢捐」、⁵⁰「佳節每忘秦伏臘，野情多在漢衣冠」⁵¹、「虎視誰書秦正月？龍興自紀漢元年」，⁵² 足見屈大均所謂「秦」人，總雜糅

⁴⁵ 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上冊，卷4，頁192。

⁴⁶ 〔清〕屈大均，〈高奴客舍作〉，《翁山詩外》，卷5，頁272。

⁴⁷ 汪宗衍，《屈大均年譜》，頁1899。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卷4，頁193。

⁴⁸ 〈宗周游記〉：「至潼關，關北俯洪河，南倚秦山，一綫天險，為全陝咽喉。城有樓，曰懷遠，兵備使者居之。藩屏三省，關當河山要害，千仞孤懸，賈生所稱『踐華為城，因河為津』者。」〔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8。

⁴⁹ 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秦」與「漢」〉，頁116。

⁵⁰ 〔清〕屈大均，〈代景大夫舟自五屯所至永安州之作十三首之十一〉，《翁山詩外》，卷8，頁566。

⁵¹ 〔清〕屈大均，〈為族父國子先生七十又一壽作三首之一〉，《翁山詩外》，卷11，頁969。

⁵² 〔清〕屈大均，〈癸酉元日作六首之二〉，《翁山詩外》，卷12，頁1025。

「清」寇身影。〈和杜二雪中入潼谷作〉：「當關非漢將，踐華是秦城」二句，屈大均行經潼谷關，對照眼前所見，鎮守邊關的已非漢將，而華山上所建卻是秦城。雖是實寫，但言下之意，不也點明天下已易主，不再歸漢人所有。

第二首〈高奴客舍作〉，《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繫於康熙六年，但汪宗衍斷在康熙七年。⁵³ 無論六年或七年，從康熙四年至此時，屈大均來到秦晉已有一段時日。此刻的他應該客居代州，並以之為中心，游歷山西北部、陝西東北、北直隸等地。高奴縣的地理位置向來說法不一，或指延州，即今延州市；或云延安府西北百里金明城，在安塞縣境內，⁵⁴ 總之是位在陝西境內。屈大均或是自代州南游，夜宿高奴，在天寒箠聲的催逼之下，興起「紫塞難障漢，黃河不限胡」的感慨——縱有長城險塞、黃河天險亦難為屏障，阻擋胡夷（滿人）闖入漢域，大明江山似如墮雁。

然而，屈大均又為何「嗚咽為扶蘇」？原來在其所見的扶蘇祠旁，尚有蒙恬墓。扶蘇（241-210 B.C.），秦始皇長子。始皇三十五年（212 B.C.），阬殺儒生，扶蘇上書勸阻，遭流放上郡監視蒙恬（？-210 B.C.）大軍。⁵⁵ 始皇三十七年（210 B.C.）冬，始皇崩，趙高（？-207 B.C.）、李斯（280-208 B.C.）等人與胡亥（230-207 B.C.）陰謀篡位，扶蘇、蒙恬與其弟蒙毅（？-210 B.C.）皆被處死。⁵⁶ 而蒙恬正是北逐戎狄，

⁵³ 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卷4，頁239。汪宗衍，《屈大均年譜》，頁1910。

⁵⁴ 【集解】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索隱】按：「今鄜州有高奴城。」【正義】：「《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史記·項羽本紀》，卷7，頁318。《讀史方輿紀要·金明城》：「府西北百里，杜佑曰：『項羽封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清〕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57，頁2721。

⁵⁵ 詳參〔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256-258。

⁵⁶ 〈秦始皇本紀〉：「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同前註，頁264。

構築萬餘里長城，威震匈奴的功臣：⁵⁷

雁門十八隘，天欲界華夷。主父長城在，蒙恬古戍移。雄圖歸
豎子，王氣走燕支。萬古扶蘇谷，泉聲尚恨斯。谷中有泉聲若
恨斯、恨斯，因名恨斯泉。⁵⁸

又十里，城曰棗雲。道旁故有扶蘇祠、蒙恬墓，在蔓草中不可
識。但聞水聲從殺子谷而來，細流嗚咽，曰「恨斯，恨斯」而
已。⁵⁹

康熙六年八月朔，屈大均自代州東門經易州、涿州入京，其沿路所游，
詳述於〈自代東入京記〉。⁶⁰〈雁門〉詩中的扶蘇祠與蒙恬墓在離代
州東北二十里的棗雲城。「雁門十八隘，天欲界華夷」，屈大均顯然
賦予雁門關，地理景觀之外的人文意涵，因為它是漢華與狄夷的天然
界限。

「殺子谷」之稱，非屈大均首創。唐人陶翰（生卒年不詳）〈經
殺子谷〉：「扶蘇秦帝子，舉代稱其賢……塞下有遺跡，千齡人共傳。
疏蕪盡荒草，寂歷空寒煙。到此盡垂淚，非我獨潛然。」⁶¹唐人胡曾
（840-?）〈詠史詩一百五十首：殺子谷〉：「舉國賢良盡淚垂，扶
蘇屈死樹邊時。至今谷口泉嗚咽，猶似秦人恨李斯。」⁶²可見「殺子

⁵⁷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漢〕司馬遷，《史記·蒙恬列傳》，卷 88，頁 2565-2566。

⁵⁸ 〔清〕屈大均，〈雁門〉，《翁山詩外》，卷 1，頁 252。

⁵⁹ 〔清〕屈大均，〈自代東入京記〉，《翁山文外》，卷 1，頁 17。

⁶⁰ 同前註，頁 17-20。

⁶¹ 清聖祖御定，彭定求等奉敕編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冊 4，卷 146，頁 1475-1476。

⁶² 同前註，卷 647，頁 7424。

谷」之名由來已久，感傷扶蘇的賢良遇害，屈大均應非第一人。在此，屈大均為秦人扶蘇際遇而感傷，似乎與前節所述，其視秦人殘暴、不義有所扞格。然從「主父長城在，蒙恬古戍移。雄圖歸豎子，王氣走燕支」等語看來，屈大均的嗚咽亦為構築長城的蒙恬而發，故而強調「紫塞難障漢，黃河不限胡」、「雁門十八隘，天欲界華夷」的自我主張。既然隔著雁門十八隘的華與夷，本來（天然）就不相同，關內的西土華人，怎能自稱是關外的秦（清）人？於此，屈大均呼應臨行之際，勸告杜恒燦等人勿自稱秦人，並將秦地更稱為「宗周」的遺民立場。

（二）異姓·他族·篡奪

借古喻今為歷代文士之書寫習套，值得探問的是寄寓了什麼？屈大均以遺民自居，之所以要正名，堅持華夷血胤不可混同，是為了突顯大清以異族身分篡奪政權的事實。康熙五年（1666）秋天，屈大均至代州（今山西代縣）西八里柏林寺瞻拜唐晉王祠，藉由李克用（856-908）、李存勳（885-926）父子事跡，表露心曲，⁶³ 其曰：

代北威名著，飛揚射馬鞭。長安迎帝駕，天祐紀臣年。三矢山河啟，千秋俎豆懸。從來賜姓者，獨有晉王賢。⁶⁴

斜陽繫馬柏林松，酌酒當年獨眼龍。國建沙陀功最大，年稱天祐禮還恭。復唐豈可欺天下，繼統何曾出大宗。此日諸侯誰賜姓？故應龜鑑守藩封。⁶⁵

⁶³ 〈唐晉王祠記〉：「唐晉王祠在代州之西八里柏林寺中……歲丙午秋，予至祠瞻拜。」〔清〕屈大均，〈唐晉王祠記〉，《翁山文鈔》，卷2，頁301-302。丙午乃康熙五年。

⁶⁴ 〔清〕屈大均，〈唐晉王祠墓三首之一〉，《翁山詩外》，卷5，頁258。

⁶⁵ 〔清〕屈大均，〈和柏林吊古〉，《翁山詩外》，卷11，頁915。

唐晉王是李克用，西突厥沙陀人，其父朱邪赤心（生卒年不詳）征討龐勛（?-869）之變有功，唐懿宗（833-873）賜姓名曰李國昌。⁶⁶〈唐晉王祠墓三首之一〉從「代北威名著，飛揚射馬鞭」說起，《舊五代史》云，李克用善騎射，「年十三，見雙鳧翔於空，射之連中，眾皆臣伏」。⁶⁷乾寧二年（895）王行瑜（?-895）、李茂貞（856-924）與韓建（855-912）不滿朝廷遲遲不立王珙（?-899）為河中節度使，聯軍進京，唐昭宗（867-904）惶惶離京。李克用救駕有功，進封晉王，改賜「忠貞平難功臣」，⁶⁸稱李克用為「晉王」由此始。

唐末群雄逐鹿，屈大均何以獨稱晉王李克用為「賢」？原來朱全忠（852-912）篡唐稱帝，建立後梁。李克用猶沿用昭宗天祐年號，以復興唐朝為名與後梁爭雄。⁶⁹「天祐紀臣年」、「年稱天祐禮還恭」，皆可見屈大均對此舉極為重視，屢屢讚揚被賜姓的李克用恪守藩封。

⁶⁶ 〈唐本紀四·莊宗上〉：「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唐本紀四·莊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4，頁31。

⁶⁷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一·武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25，頁332。

⁶⁸ 〈昭宗本紀上〉：「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章，言珂螟蛉，不宜繼襲，請以王珂為陝州，王珙為河中。天子以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五月丁巳朔。甲子，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千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吏不能止。……時三帥同謀廢昭宗立吉王，聞太原起軍乃止，留兵宿衛而還……七月丙辰朔，李克用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之罪。……王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宮。……辛亥，車駕還宮……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延嘉門受俘馘，百僚樓前稱賀。制以李克用守太師、中書令，進封晉王，食邑九千戶，改賜『忠貞平難功臣』。」詳參〔後晉〕劉昫，《舊唐書·昭宗本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20，頁752-757。

⁶⁹ 〈唐書二·武皇本紀下〉：「四月，天子禪位於汴帥，奉天子為濟陰王，改元為開平，國號大梁。是歲，四川王建遣使至，勸武皇各王一方，俟破賊之後，訪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後各歸藩守。武皇不從，以書報之曰。」〔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二·武皇本紀下》，卷26，頁360。

相較之下，李存勗雖為孝子，謹遵父親「三矢」之遺言，⁷⁰ 卻在魏州稱帝，創建後唐，有違臣節，屈大均遂云其「復唐豈可欺天下，繼統何曾出大宗」。〈唐晉王祠記〉一文說的更清楚：「使王而永年，必將求神堯之子孫，立之以建中興大業，其不肯背負國恩，墜臣節而自為一代也明甚。」⁷¹ 可知屈大均稱許李克用之賢，在其救帝駕、遵年號，始終恪守臣節，未曾篡奪唐室。

然而，史書記載中的李克用並非忠臣。例如前云，李克用率沙陀軍救駕而被進封晉王，改賜「忠貞平難功臣」一事。唐昭宗遲遲不立王行瑜等人推薦的王珙，乃礙於「先允克用之奏」，任王重榮(?-887)的兒子王珂為河中節度使。⁷² 這樣看來，李克用的舉兵解圍，並不是為了救駕，而乃涉及他和王行瑜等人之間的權勢角力。確實如此，乾寧二年七月，唐昭宗在李茂貞養子李閻圭、劉景宣養子劉繼晟等人威迫下，不得不離京。李克用雖然已經「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之罪」，卻是「遣牙將閻諤奉表奔問，奏屯軍河中，候進止發赴邠州」，導致唐僖宗(862-888)困在南山半個多月，「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直到後來，他才發兵解救僖宗。⁷³

⁷⁰ 李克用臨終前交給兒子李存勗三支箭，留下遺言：「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二·武皇本紀》，卷 26，頁 363。屈大均一再肯定李存勗的孝行，如〈唐晉王祠記〉：「莊宗弱齡英武，能解潞州之圍，滅朱梁之國，以成乃父之志，可不謂孝乎！」〔清〕屈大均，〈唐晉王祠記〉，《翁山文鈔》，卷 2，頁 302。

⁷¹ 同前註。

⁷² 〈昭宗本紀上〉：「〔乾寧二年〕二月春正月己未朔，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琅邪郡王王重盈卒。……太原李克用上章言王重榮有功於國，其子珂宜承襲，請賜節鉞。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章，言珂螟蛉，不宜繼襲，請以王珂為陝州，王珙為河中。天子以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後晉〕劉昫，《舊唐書·昭宗本紀上》，卷 20，頁 752。

⁷³ 〈昭宗本紀上〉：「七月丙辰朔，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之罪。……癸亥夜，閻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請上出幸。……上在南山半月餘，

李克用藉由救駕之稱，幾乎完全消滅李茂貞等人的勢力，「李茂貞聞之懼，斬閻圭、武禿子，傳首行在，上章請罪」、⁷⁴「王行瑜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行瑜為部下所殺，并其家二百口，並詣行營乞降，李克用遣牙將閻鏐獻于京師。」⁷⁵ 因此，李克用沿用天祐年號，應不如屈大均所述，矢志效宗唐室，而是基於與朱全忠的長期心結。其時朱全忠已自立梁帝，李克用打著唐朝賜姓的旗幟，得使自己更具號召力，足以和宿敵相抗衡。但何以屈大均另作詮解，且看〈唐晉王祠記〉怎麼說：

世有欲改《五代史》為《後唐書》者，然莊宗非昭烈比也。昭烈可為季漢，而莊宗不可為後唐。莊宗蓋晉也，非後唐也。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稱晉則唐亡於朱溫，稱後唐則唐亡於後唐。唐亡於後唐而朱溫之罪至是微矣。嗚呼！……毋以異姓而亂人之宗，毋以他族而絕人之祀，以自同於篡奪，斯代人所以為晉王塑像建祠之意也哉！⁷⁶

在此，屈大均特別強調後唐與季漢之別，主張李存勖只能稱晉莊宗，不可為後唐莊宗。一來劉備乃西漢景帝第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子劉貞的後代，實為漢朝宗室。李克用父子卻是唐室所賜姓的異姓、他族，稱之「後唐」等於間接承認，西突厥人李存勖自立為帝的合法性，故云「昭烈可為季漢，而莊宗不可為後唐」。二若視李存勖為後唐，朱全忠亡唐的事實會被忽略，罪行也會減輕，所以說「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

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八月乙酉朔，延王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又令史儼率五百騎赴行在侍衛。」同前註，頁 754-755。

⁷⁴ 同前註，頁 755。

⁷⁵ 同前註，頁 757。

⁷⁶ 〔清〕屈大均，〈唐晉王祠記〉，《翁山文鈔》，卷 2，頁 302。

同樣地，清人追尊為肇祖原皇帝，努爾哈赤（1559-1626）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1370-1433）被明朝任為建州左衛指揮使，⁷⁷ 就像「他族」、「異姓」的李克用與父親被唐賜姓封臣。但努爾哈赤卻建立「大金」，公然起兵反明。皇太極（1592-1643）又遷都瀋陽，改國號「大清」。崇禎十七年（1644）清軍更大舉進關，取明而代之。在屈大均眼中，清人以他族、異姓，奪取大明江山，極似李存勳創建後唐的作為。因此他一方面極力讚揚李克用沿用昭宗年號，復興唐室的賢名。另一方面堅持李存勳只可稱晉莊宗，不能稱後唐莊宗，尤不得掩蓋朱溫亡唐之罪。究其因，屈大均藉此迂迴地譴責清人「以異姓而亂人之宗」、「以他族而絕人之祀」的篡奪行徑。

秦晉之地如此重要在於明末民變源自陝西，李自成（1606-1645）為首的流民在崇禎十六年（1643）攻破潼關，佔領西安，並於翌年成立「大順」政權。同樣地，清人殲滅大順軍的關鍵亦在陝西。崇禎十七年四月清兵與吳三桂聯手追剿，大順軍慘敗急退陝西本營。十二月清軍追至潼關，迫使大順軍放棄陝西，轉移他方。⁷⁸ 早在入陝之初，康熙四年歲暮，屈大均途經昔日郟縣（今河南郟縣）戰地便已回顧歷史：

一敗中原勢不還，二陵風雨慘龍顏。朝廷豈合頻催戰？司馬惟應暫守關。殺氣未消函谷裏，忠魂長在大河間。行人郟縣踟躕久，淚灑斜陽匹馬間。⁷⁹

黃流嗚咽，與悲風，晝夜聲沈潼谷。天府徒然稱四塞，更有關

⁷⁷ 〈漢族的興起與明清戰爭〉：「永樂十年（1421）又分設建州左衛（初址今吉林琿春，後移今朝鮮會寧），以猛哥帖木兒為衛指揮。猛哥帖木兒即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六世祖」。朱誠如主編，〈漢族的興起與明清戰爭〉，《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冊1，頁2-3。

⁷⁸ 詳見顧誠，《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四章第一節，頁6-14、139-143。

⁷⁹ 〔清〕屈大均，〈郟縣經故督師孫白谷先生戰處〉，《翁山詩外》，卷10，頁813。

門東東。未練全軍，中涓催戰，孤注無邊腹。閨鄉秋蚤，乍寒
新鬼頻哭。誰念司馬當年，魂招不返，與賊長相逐。⁸⁰

十二月朔……暮，至郟縣，為孫督師敗績地……斯戰為本朝存
亡所係，惜當時計劃未定，遽以全軍孤注，一敗而天下遂不可
支。……夜飲至醉，痛哭督師不能已。⁸¹

既賦詩，又填詞、撰文，顯見屈大均對此一史事的重視程度。都督孫
白谷是孫傳庭（1593-1643），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今山西代縣），
萬曆四十七年（1619）成進士，初授永城知縣。⁸²

屈大均以「一敗中原勢不還，二陵風雨慘龍顏」二句，回溯明末
秦地的激烈戰況。崇禎九年（1636），孫傳庭任陝西巡撫。崇禎十六
年，「自成已據有河南、湖北十餘郡，自號新順王，設官置戍，營襄
陽而居之。」⁸³ 八月，孫傳庭率大軍出師潼關，與李自成軍幾經交手，
轉戰至屈氏（郟縣經故督師孫白谷先生戰處）所寫之「郟縣」。孫軍
「時皆露宿與賊持，久雨道濘，糧車不前。士饑，攻郟破之，獲贏噉
之立盡」。孫傳庭不得已還軍迎糧，前軍既移，後軍亂，李自成等伺
機潰之，又乘勝破潼關，孫傳庭歿於陣。⁸⁴ 孫傳庭一死，無人陣守潼
關，京師門戶大開，李自成大軍遂可直驅而入。孫傳庭之死，無疑宣
告明之將亡。《明史》：「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傳庭死而
明亡矣」、「傳庭敗死，賊遂入關，勢以愈熾。存亡之際，所係豈不
重哉！」⁸⁵ 就像屈大均「斯戰為本朝存亡所係」、「一敗而天下遂不
可支」的論斷。

⁸⁰ [清] 屈大均，〈念奴嬌潼關感舊〉，《翁山詩外·詞一》，卷 18，頁 1385。

⁸¹ [清] 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 1，頁 5-6。

⁸² [清] 張廷玉，《明史·孫傳庭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62，頁 6785-6786。

⁸³ 同前註，頁 6791。

⁸⁴ 同前註，頁 6791-6792。

⁸⁵ 同前註，頁 6792。

其實，潼關大戰前一年，也就是崇禎十五年（1666），孫傳庭已在「郟縣」初嚐敗績。其時，孫傳庭任陝西總督，「威讐三邊，日夜治軍為平賊計，而賊遂已再圍開封」。思宗催孫傳庭入豫，孫傳庭上疏回覆「兵新募，不堪用」，未被接受，不得已出師。起初孫傳庭大軍連戰連勝，豈知來到「郟縣之塚頭」，反被李自成軍隊擊潰。⁸⁶ 痛定思痛，孫傳庭敗歸陝西，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力圖計守潼關，扼京師上游。無奈戰況趨急，孫傳庭固知往而不返，不得已只好再議出師。⁸⁷ 其結果，就是歿於陣而「屍竟不可得」。在屈大均看來，孫傳庭若能繼續力守潼關，扼阻李自成大軍，明軍或可不敗。可惜崇禎帝缺少識見，遣調孫傳庭離關應戰，故云「朝廷豈合頻催戰？司馬惟應暫守關」、「未練全軍，中涓催戰，孤注無邊腹」、「計劃未定，遽以全軍孤注」。

令人悲歎的是，孫傳庭戰死，屍首一直沒有找到，遂有傳言其或未死。崇禎帝也懷疑他詐死潛逃，不予贈蔭。李自成破西安後，孫夫人張氏率孫家二女三妾沈於井，「長子世瑞聞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屍井中，面如生」。⁸⁸ 孫傳庭家毀身殉的遭遇，屈大均應能體會，順治三年（1646）清軍攻陷廣州城，其父攜家返番禺沙亭避難。順治四年（1647），屈大均之師陳邦彥（1603-1647）抗清被執，磔以死，屈大均「輿屍拾髮齒而囊之」。順治六年（1649），屈大均受父命，赴肇慶，向永曆帝上〈中興六大典書〉，授以中秘書，會聞父疾乃歸，乃以「永曆錢一枚，繫以黃囊，懷之肘肱，自示不忘所長之君父」。順治七年（1650），廣州城再陷，為躲避清兵，屈大均逃於禪，於番

⁸⁶ 〈孫傳庭列傳〉：「迨三十里，及之郟縣之塚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秦兵趨利。賊覘我軍囂，反兵乘之，左勦、蕭慎鼎之師潰，諸軍皆潰。」同前註，頁 6790。

⁸⁷ 〈孫傳庭列傳〉：「趣戰益急。傳庭頓足歎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頃之，不得已遂再議出師。」同前註，頁 6791。

⁸⁸ 以上所述，同前註，頁 6792。

禹雷峰海雲寺削髮為僧，法名今種，字一靈，以所居為死庵。⁸⁹ 屈大均身雖不死，但自許前朝遺民，「日死於夜，月死於晝。吾如日月，以死為壽」，⁹⁰ 實如孫傳庭之戰死沙場。於是，來到牽動明朝存亡的關鍵戰地——「郟縣」，屈大均夜醉痛哭，情思紛雜，憤慨孫傳庭的遭遇，念其「忠魂長在大河間」，又為自己的處境嗚咽淚灑，更惋惜本朝「一敗而天下遂不可支」。

康熙四年仲冬，屈大均尚未啟程就對杜子發出將秦地更稱「宗周」的聲明，十二月至朱元璋故里鳳陽，直言其乃皇城、位在萬歲山，為萬世根本之地。經河南郟縣，憶孫傳庭之身亡家毀、遂有明天下終不可支的悲痛。而後，進入陝西門戶潼關，屈大均賦予眼前地景，深刻的人文意涵，暗合秦—漢，清—明之隱喻，點出滿清入主明室的不義行徑。康熙五年秋天屈大均至代州柏林寺瞻拜唐晉王祠，藉由李克用父子事，迂迴指責清人「以異姓而亂人之宗」、「以他族而絕人之祀」，強行掠奪大明政權。康熙六年或七年，屈大均來到棗雲城的扶蘇祠與蒙恬墓，感傷二人際遇之餘，重申自己出發前的勸言，希望杜恒燦等西土人士勿自稱秦人，並將秦地易稱為「宗周」。康熙七年八月二日，屈大均「攜家自代州北行，至昌平州，謁長陵以下諸陵，遂入京。」⁹¹

屈大均自示「不忘所長之君父」，⁹² 以「明之逸民」⁹³ 自居。秦晉之游，從出發到歸來，屈大均再三追述史事，痛悲家國傾覆，強化夷漢之別。對照時局，鄭成功大軍於長江、南京之役失利後，退守臺灣。康熙元年，鄭成功病逝，永曆帝在緬甸被擒，押至雲南昆明處

⁸⁹ 屈大均經歷詳見汪宗衍，《屈大均年譜》，頁 1858-1862。

⁹⁰ 〔清〕屈大均，〈死庵銘〉，《翁山文外》，卷 11，頁 191。

⁹¹ 汪宗衍，《屈大均年譜》，頁 1909。

⁹² 〈一錢說〉：「予也長於永曆，其懷一永曆錢也，不敢忘其所長之君父也。」〔清〕屈大均，〈一錢說〉，《翁山文外》，卷 5，頁 130。

⁹³ 〈翁山屈子生壙自誌〉：「三月即葬。而書其碣曰『明之逸民』。」〔清〕屈大均，〈翁山屈子生壙自誌〉，《翁山文外》，卷 8，頁 155。

死。康熙四年，屈大均游歷秦晉之時，抗清勢力有如強弩之末。屈大均易稱秦地，判分華夷，多是悼念舊朝的遺民昭示，實際上的復明活動已呈頹疲，似無可為。

三、登游「華山」：春秋帝嶽·避「秦」仙侶

(一) 登西嶽如讀春秋

華山位於陝西華陰縣南，山勢峻峭，四面如削，素有「奇險天下第一山」之稱，為西北進出中原的門戶。《水經注》引《山海經》：「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⁹⁴ 華山主峰是南峰，又稱落雁峰，連同東峰朝陽、西峰蓮花，合稱「天外三峰」，一起橫抱著中峰玉女峰。北峰雲臺峰四面懸絕，獨立於三峰之下。遠而望之，華山宛若青蓮，華、花相通，遂名之。

依據〈登華記〉，屈大均登華山始於康熙五年三月十日。⁹⁵ 前一年歲暮屈氏越過潼關，前往華陰途中，曾游覽建於漢武帝年間，廟門正對著華山的西嶽廟，同時暢觀唐玄宗（685-762）封禪碑、李靖（571-649）〈上西嶽書〉與明太祖〈夢遊西嶽文〉。⁹⁶ 後來屈大均在三原遇見華陰王山史，「閱其所注于鱗〈華山記〉，華山嶽奇之狀，

⁹⁴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釋》（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46-347。

⁹⁵ 〔清〕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2，頁304。

⁹⁶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至潼關，關北俯洪河，南倚秦山，一綫天險，為全陝咽喉……渭自此入河，四十里，至嶽廟。門有灝靈樓，複道相屬，左右兩夾，樓甚宏麗。南對太華三峰……唐玄宗封禪碑在其旁，碑為雷震，僅存「駕如」二字……又有石刻李衛公〈上西嶽書〉……殿後有萬壽閣，俯渭背河，中刻太祖〈夢遊西嶽〉文。拜而讀之。……自潼關至此六十里……至華陰石橋……六十里，至華州。」〔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8-10。〈西嶽祠〉：「地引黃河帶，天垂太華旒。威靈揚白帝，肅殺散高秋。鐘鼓存仙殿，雲霞拜嶽樓。憑將巨靈掌，萬古蕩皇州。」〔清〕屈大均，〈西嶽祠〉，《翁山詩外》，卷5，頁243。

恍忽在目。山史邀予為太華遊。」⁹⁷

王山史乃王弘撰，陝西華陰人，顧炎武稱之為「關中聲氣之領袖」。⁹⁸ 王弘撰所注之李攀龍（1514-1570）〈華山記〉，乾隆時姚遠翻撰編《華嶽志》，與道光年間李榕所編《華嶽志》，皆有收錄，⁹⁹ 顯見其流傳之廣。此行之前的康熙三年（1664），王弘撰亦嘗為宗兄王兩山，「跋其華山圖冊」，撰〈題王兩公華山圖冊〉。¹⁰⁰ 屈大均與王弘撰二人徹夜連牀，暢談西嶽華山、廣東羅浮山，三月六日從三原「故道復往華陰」，故知屈氏是過了華山再折回一游，並非隨興所至。面對華山，一如對於秦晉之地，屈大均又有獨到見解：

華山居積高之府，為天下名山大宗，風氣剛厲，金德肅清，蓋太素元精之所鬱積，天地大文之所發源。夫遊山而不遊嶽，猶讀書而不讀五經；遊嶽而不遊太華，猶讀經而不讀《春秋》。太華者，魯司寇謹嚴之書也。¹⁰¹

居嘗覽《五嶽圖》，謂五嶽如五經然。華則《春秋》也，嚴而近殺，又其形如古司寇冠。徑石之路，一一若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而死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不爽矣。¹⁰²

⁹⁷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12。

⁹⁸ 〔清〕顧炎武，〈送韻譜帖子〉：「王無異名弘撰，一字文修，號山史。華陰縣西岳廟南小堡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清〕顧炎武，〈送韻譜帖子〉，《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52。

⁹⁹ 〔清〕姚遠翻，〈華嶽志〉，《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卷10，頁8-10。
〔清〕李榕，〈華嶽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清光緒九年刊本），冊317，卷6，頁15a-17a。

¹⁰⁰ 〔清〕王弘撰，《砥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冊1404，頁389。

¹⁰¹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12。

¹⁰² 〔清〕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2，頁305。

華山高險，位居西隅，屈大均以金德明其方位，風勁剛厲、肅清，均屬地理環境的說明。「太素元精之所鬱積，天地大文之所發源」二句則展示華山與眾不同的氣象。華山為道教勝地，山上「洞天」遍佈。華山洞又稱「惣仙洞天」，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四洞天。¹⁰³ 朝元洞，「深四丈，廣倍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賀老營此四十年。」¹⁰⁴ 其他如老君洞、水簾洞、希夷洞等，¹⁰⁵ 幾乎都與道教有密切關聯。「太素元精之所鬱積」一句，讚頌華山蘊積天地精華，並點出其濃厚的宗教特色。

接下來，屈大均筆峰一轉，承「天地大文之所發源」一句，將地理景觀人文化，「遊山而不遊嶽，猶讀書而不讀五經，遊嶽而不遊太華，猶讀經而不讀《春秋》」，以五經比附五嶽，西嶽華山猶如五經之《春秋》。¹⁰⁶ 前述華山遠望宛若清蓮，屈大均卻認為「其形如古司寇冠」，還是《春秋》作者魯司寇所戴之冠。¹⁰⁷ 而魯司寇「嚴而近殺」的謹嚴筆法，正如華山「一一若利刃」的險峻之徑。¹⁰⁸ 屈大均巧妙地將華山比為《春秋》，故云：「太華者，魯司寇謹嚴之書也」。

屈大均將華山比附《春秋》，不僅因為《春秋》的嚴殺筆法，極似華山之利刃險徑。孔子修《春秋》，尊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嚴辨君

¹⁰³ 「第四西嶽華山洞。週迴三百里，名曰惣仙洞天，在華州華陰縣，真人惠車子主之。」〔宋〕張君房，〈洞天福地〉，《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7，頁612。

¹⁰⁴ 〔清〕李榕，《華嶽志》，頁167。

¹⁰⁵ 老君洞：「在中方絕頂」、水簾洞：「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茅芳林，泉則石髓金精，遙望方圓可丈餘。鳥道絕通，人跡罕到，時出異色雲炁。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披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號曰石仙人」、希夷洞：「水落如簾，內有希夷睡像。」同前註，卷1，頁18a、23a、34b。

¹⁰⁶ 劉威志亦持此論，可與本文互為參酌。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我建構〉，頁134。

¹⁰⁷ 同樣形容亦見〈華岳百韻〉：「萬壑懸河漢，三峰壓雍梁。冠危司寇立，鼎聳紫微妨。」〔清〕屈大均，〈華岳百韻〉，《翁山詩外》，卷13，頁1033。

¹⁰⁸ 當屈大均登上北峰雲台峰，亦云：「雄雷何霹靂，雌雷鳴依依。陰陽相迴薄，淵默不能持。發憤為《春秋》，空文思垂輝。」〔清〕屈大均，〈題雲臺峰〉，《翁山詩外》，卷1，頁12。

臣名份，更是屈大均念茲在茲的遺民出處大節。屈大均與王山史論及進退出處，嘗云：「夫吾儒所重大端在於出處……惟倫有五，而衡不辨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然惟能辨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處」。¹⁰⁹

尊王之外，《春秋》同時強調攘夷大義。唐代一行僧師以「華山」為中心，提出天下山河兩戒的觀念，作為華夏與戎狄、蠻夷之限。屈大均承其說：

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則是太華。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華，以太華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於三峰。三峰之脈，又踰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嘗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為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維南踰江漢，携武當、荊山至於衡陽，而東循嶺徼達鷗閩，為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矣。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¹¹⁰

一行禪師（683-727），俗名張遂，魏州昌樂人（今河南濮陽），精通天文曆法。¹¹¹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一行受詔，改治新曆」、

¹⁰⁹ [清] 屈大均，〈復王山史書〉，《翁山文鈔》，卷9，頁404。

¹¹⁰ [清] 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2，頁310。

¹¹¹ 《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後晉〕劉昫，《舊唐書·方伎》，頁5111。

¹¹² 開元十一年（723）「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¹¹³

屈大均所憶，一行的天下山河兩戒說，出自《新唐書·天文志》。

¹¹⁴ 在一行的建構中，「北面的一條，大致是從積石山開始，向東到終南山北側，然後再東，過黃河，順著底柱山到太行山，再沿太行北上，過常山的西側，最後接上長城，沿長城向東，直達遼東。這條山系叫『北戒』，作用是『限戎狄』，構成『胡門』。南面的一條，大致從岷山開始，向東到終南山南側，過華山，然後折向東南，過桐柏山，逾江、漢，到衡山之南，再向東到福建中部。這條山系叫『南戒』，作用是限蠻夷。」¹¹⁵

一行的天下山河兩戒說，北戒山脈，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以限戎狄。南戒山脈，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以限蠻夷。連同「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¹¹⁶ 於是，「天下的山河分成兩個大系，這兩個山河大系又分割華夏與戎狄、華夏與蠻夷的兩條地理界線」¹¹⁷，華山正是天下南北山脈的

¹¹²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31，頁806。

¹¹³ 同前註，頁807。

¹¹⁴ 〈天文志一〉：「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宋]歐陽修，《新唐書·天文志一》，卷31，頁817。

¹¹⁵ 唐曉峰，〈兩幅宋代「一行山河圖」及僧一行的地理觀念〉，《自然科學史研究》，1998年第17卷第4期，頁382。

¹¹⁶ 〈天文志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宋]歐陽修，《新唐書·天文志一》，卷31，頁817、818。

¹¹⁷ 唐曉峰，〈兩幅宋代「一行山河圖」及僧一行的地理觀念〉，頁382。

會聚，位於河、江與地絡相會之地。一行的地理觀，具現屈大均對於華／狄、漢／蠻二分的想像，故而承其說，突顯華山「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之會」的重要性，強化華山為「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具有中天挺立，君臨天下之象：

蓋以華居三條之中，高為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蓋星有北辰，嶽有太華，皇都有關中，皆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嗟夫，天下名山，至太華而高深極矣。¹¹⁸

華山「東自錢來，西迄少華，北從谷口，南達商雒，為山者千數，四面屏蔽」，¹¹⁹一向是關中、帝都的最佳屏障。屈大均運用華山的客觀樣貌，建構其人文形象的地理論述。既然人間帝都是國家之根蒂，相對應的星宿北辰乃天地樞紐，西嶽華山屏障關中帝都，當然是天地山嶽的樞紐、根蒂，所以說「星有北辰，嶽有太華，皇都有關中」。職是，屈大均承續一行的天下山河兩戒說，想像一條華夏／夷蠻，壁壘嚴分的具體地界，華山之「華」從山嶽名稱轉化為「華」夏漢族，具有強烈的家國隱喻。這是屈大均何以將華山比附為《春秋》，及其中所蘊藏的微言大義。據前引文，來到雁門關的屈大均云：「雁門十八隘，天欲界華夷」，¹²⁰雁門關內是漢華，關外為狄夷，「雁門關」同樣兼具地理屏障與血緣界分的雙重意涵。

屈大均攀登華山期間正值三月十九崇禎帝自縊之日，其思及山河覆滅，「於巨靈掌上痛哭先皇帝」，寫下〈三月十九日華山哭先皇詩〉四章。此外，屈大均一方面苦於遺民處境宛若大風拔木，雨雪滿天，

¹¹⁸ [清] 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 2，頁 310。

¹¹⁹ 同前註。

¹²⁰ [清] 屈大均，〈雁門〉，《翁山詩外》，卷 1，頁 252。

「僕寒栗口噤不能言」；¹²¹ 另一方面又以「樹忽枯死，今惟盤根存焉」¹²² 之意象，表明其身為遺民的信念，大明根基尚存，復興仍可期待。

（二）願作避「秦」仙侶

依〈宗周游記〉、〈登華記〉所述，屈大均雖然和王弘撰相約登華山，但弘撰並未全程陪伴，而由弘撰子王宜輔負責引導。¹²³「華山自古一條路」，攀登華山者，皆循一定路線。屈大均和宜輔從玉泉院入山，經桃林坪、莎蘿坪、青柯坪，再至千尺壩、百尺硤，過老君犁溝，攀蒼龍嶺上抵「韓退之投書所」。後以「西峰者蓮花峰也，其狀尤奇」，從養父母祠後之三峰總路，先上西峰，游觀神香子母跡、石仙人，登上西峰石樓。繼往南峰，再至東峰，游博台、玉女祠、車箱水府等地，再至西峰復庵，「計自峪口至頂凡三日，居復庵八日。」¹²⁴

屈大均從三月初登華山，四月朔才下山。¹²⁵ 其間，屈大均暢遊了華山美景，對毛女峰下之毛女洞尤為喜愛，多次敘述：

歲丙午之春，予遊西嶽於北斗峰，得二洞，一曰古丈夫洞，一曰毛女洞，心甚喜之，將結草堂於其間。……是洞又曾為古丈

¹²¹ 屈大均〈與孫無言〉：「值三月十有九日，於巨靈掌上痛哭先皇帝。雨雪滿天，大風拔木，僕寒栗口噤不能言……有〈三月十九日華山哭先皇帝詩〉四章，奉寄足下和焉。」按《三月十九日華山哭先皇帝詩》四章似未收入大均集。〔清〕屈大均，〈與孫無言〉，《翁山文外》，卷15，頁243。

¹²² 〔清〕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2，頁305。

¹²³ 〈宗周游記〉：「初八，至山史獨鶴亭。亭在華北，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寒人，可愛也。山史命其子伯佐導上太華，而送予至醉谿。」〔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13。

¹²⁴ 以上路徑詳見〔清〕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2，頁304-309。

¹²⁵ 「初八，至山史獨鶴亭……四月朔下山，返山史砥齋。」〔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13。

夫、毛女所棲。夫古丈夫秦之賢者，以始皇滅二周之故，遜入西嶽；而毛女玉姜為秦宮人，亦以秦無道，負琴而入西嶽，與古丈夫服松葉、飲泉以老。吾之所遭，庶幾古丈夫之時，而吾妻秦女也，亦慕高隱，今結草堂於二洞，與吾妻踐古丈夫、毛女之跡。則斯二洞也，前有古丈夫、毛女，後有吾夫若婦……於是予更字曰華夫，而吾妻曰華姜。¹²⁶

早前傳說中的古丈夫與毛女各自獨處，並不是偕手隱遯的仙侶。《列仙傳》：「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¹²⁷ 葛洪（284-363）《抱朴子》也有類似的記載。¹²⁸ 毛女避居何山，《列仙傳》沒有明言，《抱朴子》則說在「終南山」。讓古丈夫與毛女雙雙隱居於嵩、華二峰似在唐朝，裴鉞（生卒年不詳）《傳奇》見其傳說：

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為友。多游嵩、華二峰……聞松稍有二人撫掌笑聲……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為童子，乃在其

¹²⁶ [清]屈大均，〈古丈人洞草堂歌序〉，《翁山詩外》，卷4，頁168-169。

¹²⁷ 王叔岷，《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卷下，頁132。

¹²⁸ 《抱朴子內篇·仙藥》：「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07。

選……於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搢紳泣血，簪紱悲號。余當此時，復在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為板築夫。又遭秦皇歎信妖妄，遂築長城……余為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修瑩城……念為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¹²⁹

陶、尹二君游嵩華二峰巧遇古丈夫、毛女，導出這段亂世演義。毛女傳說與古丈夫的融合過程不得而知。一位是不遇之人，不斷變姓易名，轉換身分，另一個則為避秦禍的殉葬宮女。¹³⁰ 二人邂逅相遇，戀戀攜手「遯避」於塵寰之外。¹³¹

屈大均以古丈夫自比的關鍵來自「吾之所遭，庶幾古丈夫之時」。古丈夫屢遭始皇苛政所迫，不斷變更身分，設計脫逃、遷徙，從成童、儒士、版築到工匠，皆為避禍。屈大均遭逢易代鼎革，先是身赴沙場，逃禪、到由儒入僧，北游歸返而還俗，也是為了躲避清廷逼迫。屈大均以古丈夫、毛女避「秦」之禍，巧妙聲明自己走避「清」禍的事實。他將吾妻「秦」女，更字「華」姜，自稱「華夫」，更是貫徹易「秦」地為「宗周」的遺民心志。

屈大均以苦行游走作為遺民身分的表徵，其又如何看待古丈夫與

¹²⁹ [唐]裴鉞，《傳奇》，《唐人傳奇小說集》，收入楊家駱主編，《世界文庫·四部刊要·中國筆記小說名著之一》（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頁284-285。

¹³⁰ 《傳奇》：「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為殉者。余乃同與脫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幾甲子耶」同前註，頁285。

¹³¹ 《傳奇》：「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霞遠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應出世。』」同前註，頁5。

毛女避禍偕隱的舉措：

吾觀古丈夫，其賢過於四皓。夫四皓嘗為秦之博士矣，以始皇無道，乃隱商顏之山。古丈夫則未嘗一日服官，且無姓與名，以致子房之知，並無〈采芝〉一歌，使後人得而傳頌。《易》所謂「遯世不見知。」又曰，「不成乎名」，斯人可以當之矣。¹³²

屈大均所云四皓為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與用里。《高士傳》載此四人「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¹³³ 四皓共入商雒，隱地肺山，屈大均認為他們曾任秦博士，古丈夫則未一日服官。又四皓看似無所求，書歌以明志，實已流露惜名心聲，致使張良慕名遠求；¹³⁴ 反觀古丈夫無姓無名，不留文字自剖，方是「遯世不見知」、「不成乎名」的高士。因此，屈大均做出了「古丈夫，其賢過於四皓」的斷論。由此看來，以古丈夫自比的屈大均，做個不求仕，不願見知的隱名布衣，或也是其認同的人生抉擇。¹³⁵

¹³² [清] 屈大均，〈古丈夫洞草堂記〉，《翁山文外》，卷 1，頁 34。

¹³³ [唐] 皇甫謐，《高士傳》，收入周光培編，《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漢魏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620。

¹³⁴ 事見 [漢] 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卷 55，頁 2046-2047。

¹³⁵ 誠如趙園所云：「文未必即如其人，話題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可能是另一回事。」明清之際的遺民對於「玩物喪志」此一命題多有所闡發，更引以為誡，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全然斷絕物欲，失去有「餘裕」的人生。同樣地，屈大均或藉由頌揚古丈夫，展現自己願意做一位不求仕、不留文字的隱名布衣。然而，從屈大均不斷書寫，著作甚多的事實看來，其在言說與行事之間，顯然是有落差。趙園，〈說『玩物喪志』——對明清之際士人的一種言論的分析〉，收入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的情、理、欲——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 年），頁 32。此經審查人提醒，予以補充說明，特以謝之。

屈大均離開華山後，返回王弘撰砥齋，觀賞郭宗昌（?-1652）獨藏的《華山碑》拓本。王弘撰之兄弘嘉見屈大均喜愛「古丈夫洞」，書「古丈夫洞草堂」六字，連同弘撰所撰之序，宜輔所寫之詩，一併贈送屈大均。¹³⁶〈古丈人洞草堂記〉和〈古丈人洞草堂歌〉，極可能撰於屈大均迎娶華姜之後，所以他才會說：「前有古丈夫、毛女，後有吾夫若婦」¹³⁷。二人相偕隱於華山並不是屈大均的一廂情願，王氏來歸後，嘗言：「異日者，與君歸隱三峰，君有松、檜、蓮花，妾有明星、玉女。夫耕芝田，婦汲玉井，相與白首，為歡樂而忘死，豈不令《華山經》中又多一美談耶？」¹³⁸ 遯於華山應該是屈大均和華姜二人的共同心志。

然而，屈大均與華姜夫婦終究未能如願，自代州返京後，二人旋還故里番禺養親，惟以「古丈夫洞草堂一扁〔或為匾〕隨地懸之，以志不忘西嶽之意。」¹³⁹ 康熙九年（1670）華姜辭世，屈大均選其遺物，在華山明星、玉女之峰為衣笄冢，遙想華姜游魂，駕紫煙，乘飄輪，西止於太華，並以明星、玉女為師，與金仙公主、毛女為友。¹⁴⁰ 「南海屈翁山先生與其配榆林王氏華姜夫人同隱」¹⁴¹ 於華山，終究只是「有明處士」屈大均¹⁴² 游歷秦晉「宗周」的一場仙眷想像與演

¹³⁶ 〈宗周游記〉：「四月朔下山，返山史砥齋……玉質善大書，以予愛華中古丈夫洞，因書『古丈夫洞草堂』六字見贈……伯佐贈予詩云：……山史則為序送予。」〔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13-14。

¹³⁷ 〔清〕屈大均，〈古丈人洞草堂歌〉，《翁山詩外》，卷4，頁169。

¹³⁸ 〔清〕屈大均，〈華姜衣笄冢誌銘〉，《翁山文外》，卷8，頁150。

¹³⁹ 〔清〕屈大均，〈古丈夫洞草堂記〉，《翁山文外》，卷1，頁34。

¹⁴⁰ 〈華姜衣笄冢誌銘〉：「姜之游魂……吾知姜必將駕紫煙，乘飄輪，而西止於太華，以明星、玉女為師，以金仙公主、毛女為友……大均謹開遺篋，得珠笄一，紅繡縠襦二，明鏡一，鳳凰釵二，遣使持往華陰，屬友人王伯佐為石函一具，瘞之於明星、玉女之峰。」〔清〕屈大均，〈華姜衣笄冢誌銘〉，《翁山文外》，卷8，頁150-151。

¹⁴¹ 〔清〕屈大均，〈古丈人洞草堂歌〉，《翁山文外》，卷1，頁34。

¹⁴² 〈華姜衣笄冢誌銘〉：「乞山史王君書其碣曰：『有明處士屈華夫先生之配王華姜孺人衣笄

繹。

四、結語：苦行歷險與遺民聲明／名

華山雄偉奇險，壁立千仞，自古有「奇險天下第一山」之說，登游其間，屈大均確實備嘗艱辛，險象環生：

以鐵索縋之而上，其壁之坎，僅受手足二分，勢甚危險。既上西玄門，索則雙垂，吾以身委索，索直身直，索橫身橫，汗濡索滑，墜於重淵矣。¹⁴³

自盤〔十八盤〕而上，其壁皆無剝，以杙懸度，搖搖欲折，匍匐至經樓……。梯，槁枝也，不可以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後人之肩也。而索必獨握，前人搖索，則後人墜矣。¹⁴⁴

崖剝微有磴痕，人面牆行，耳鼻與石相砥，如此者六七百步……。俯臨絕壑，左右不敢睨視，意惴惴然，股為之慄。¹⁴⁵

屈大均或匍匐、或面牆而行，耳鼻與石相砥、或不敢睨視左右，意惴股慄。偶有鐵索輔助，「汗濡索滑，墜於重淵」、「索必獨握，前人搖索，則後人墜矣」，其攀爬華山的兇險可想而知。其實屈大均一路行來，「披氈冒雪，手僵不能執鞭」、「風沙四射，如刀箭交集，慘淡若蠚螭之塞」、「午則黃埃蓬勃，曉則霜凍馬毛、冰旋人毫髮，皆縮如蝟，蹣跚不前。歲暮北征之苦若此。」¹⁴⁶ 既是如此艱險，屈大

冢。』〔清〕屈大均，〈華姜衣笄冢誌銘〉，《翁山文外》，卷 8，頁 151。

¹⁴³ 〔清〕屈大均，〈登華記〉，《翁山文鈔》，卷 2，頁 304-305。

¹⁴⁴ 同前註，頁 305。

¹⁴⁵ 同前註，頁 306。

¹⁴⁶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 1，頁 4-5。

均依然要游，並且一再表述自己的險象環生。其用意，就像趙園所云，是刻意選擇的艱苦姿態，透過征服峻嶺險塞，展現自己抵抗困厄處境的決心。¹⁴⁷ 此外，也為了宣告自己堅守君父之道，絕不會隨俗動搖：

時人皆謂我狂生，蓬頭垢面縱橫行。神龍變化愧無力，失水乃與螻蟻爭。哀哉天下日沈濁，孟軻好辯遭凌辱。從來君父若浮雲，暮楚朝秦非反覆。我今守道誠不詳，孔雀何如牛有角！¹⁴⁸

對照世人視君父若浮雲，朝秦暮楚，屈大均深知自己如同「孟軻好辯」般不合時宜。但他不為所動，反過來痛哀天下沈濁，凌辱賢者。此種「神龍變化愧無力，失水乃與螻蟻爭」的心情，屈大均將之濃縮於「蓬頭垢面縱橫行」的自我狂生圖象，縱橫天下是其守道的實踐，好游¹⁴⁹的意義更在彰顯自己與時俗不同。

清初秦晉之地聚集不少遺民，除了帶領屈大均前往華山的王弘撰父子，尚有傅山、顧炎武、李因篤等人。嶺南屈大均克服旅程艱困，其聲名果然隨之遠播西北：

明日，李叔則、蒼舒、山史、李天生、伯佐置酒高會、時有十五國客，予與曲阜顏修來以詩盛稱於諸公，一座屬目。先是有傳予〈登華〉長律至西安，天生見而驚服，謂「自有太華，無此傑作，可與于鱗一記並傳。」比相見，即再拜定交，謂「今日始得一勁敵」云。¹⁵⁰

太史聞予登華嶽賦詩至數千言，嘆為曠〔應為曠〕世奇男子。

¹⁴⁷ 趙園，〈游走與遷播〉，《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十大夫研究》續編》，頁167、168。

¹⁴⁸ 〔清〕屈大均，〈憤歌〉，《翁山詩外》，卷3，頁116。

¹⁴⁹ 〈沙子遊草序〉：「平生好游，於海內之地，近而嶽瀆，遠而沙塞龍荒，足跡亦幾遍矣。」〔清〕屈大均，〈沙子遊草序〉，《翁山文鈔》，卷1，頁293。

¹⁵⁰ 〔清〕屈大均，〈宗周游記〉，《翁山文外》，卷1，頁15。

相見西安，情意甚歡，浹旬而予往代州，太史亦還京邑。¹⁵¹

屈大均〈華嶽百韻〉以五言排律書之，體製規模龐大。詩從「至道生元氣，神山結混茫。靈胡開華嶽，少皞主秋方」寫起，然後細述華山歷經軒轅、虞舜、秦、漢等人間歲月，其間穿插介紹華山的奇景險勢、神話傳說。寫到「昔我明高帝」，屈大均重申朱元璋「夢遊西嶽」之事，進而發出「孤根標不止，變態浩難量。赤縣今淪沒，黃巾昨擾攘。鰲呿坤軸動，狐嘯盜兵倡。發憤吾安往？飄零道不祥」的哀歎。¹⁵²「孤根」、「變態」、「淪沒」、「狐嘯盜兵倡」、「飄零道不祥」，屈氏精準道出黍離麥秀的亡國悲痛，難怪李天生等人「見而驚服」、嘆為曠世奇才。

值得注意的是，李楷（1603-1670），陝西朝邑人。天啟四年（1624）舉人，入清，官江蘇寶應知縣。李因篤，陝西富平人，入清不仕，康熙十八年薦博學鴻詞，授檢討。顏光敏（1640-1686），山東曲阜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吏部郎中。沈荃（1624-1684），江南青浦華亭人，順治九年（1652）探花，授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楷、顏光敏、沈荃，入清均任官，王弘撰等遺民並未排拒與之往來，屈大均亦然，此說明清初遺民與清官員之間的往來，確實不如後人想像的涇渭分明。¹⁵³

與王弘撰等人歡聚後，屈大均與李因篤至富平韓家邨拜見李母。二人再同往代州，屈大均見了顧炎武，¹⁵⁴ 並到太原訪傅青主。¹⁵⁵ 關中幾位重要遺民，屈大均幾乎結識，甚而在眾人的穿針引線之下，迎娶繼室王氏。王氏，陝西榆林人，父親王壯猷舉兵抗清，戰敗投城而

¹⁵¹ [清] 屈大均，〈西安別沈太史有序〉，《翁山詩外》，卷 13，頁 1039。

¹⁵² [清] 屈大均，〈華嶽百韻〉，《翁山詩外》，卷 13，頁 1033。

¹⁵³ 此現象，學者已有論述，詳參白謙慎，《傳山的世界——17 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

¹⁵⁴ 汪宗衍，〈附錄一〉，《屈大均年譜》，頁 1901。

¹⁵⁵ [清] 屈大均，〈過太原傅丈清渚宅諸贈二首〉，《翁山詩外》，卷 7，頁 464-465。

死，「是時，華姜生始三日，母親任夫人懷之以走侯公家。侯公之妻，華姜之諸姑，新歿。」¹⁵⁶ 侯公和繼室趙夫人篤愛華姜，視如己出，託趙夫人之弟，代州參軍趙彝鼎為求婚：

丙午，予有事華山，賦〈西嶽詩〉百韻，李子見而驚嘆，以書告趙及副使陳公上年，皆使使來迎。……使至，侯公問狀，則以〈西嶽詩〉對。華姜聞之，曰：「是隱君子耶，無愧吾先將軍矣。」於是華姜自固原啟行，入蕭關，出潼谷，踰於黃河，登頓霍太山之坂，凡三千里而至代。¹⁵⁷

二人得以成親的關鍵，是屈大均所寫的〈華山百韻〉，令華姜相信他與亡父一樣，皆是抗清忠義之士，嫁之，「無愧吾先將軍矣」。因此，她主動從固原（今寧夏固原），穿越蕭關、潼谷關、黃河與山西霍山，千里來到了代州，與屈大均成親。得此佳偶，屈大均寫下〈述婚四首〉，其一曰：「豈意飄萍客，天涯得好仇」、其二，「萬里成婚媾，恩情良獨殊」，¹⁵⁸ 歡欣之情，溢於言表。¹⁵⁹

為期三年的秦晉「宗周」行，屈大均反覆痛述家國傾覆，強化夷漢之別，以遠游苦行的堅毅姿態，展現守道的決心。苦行歷險成了體認主體，昭示世人的肉身實踐。屈大均確實是個極重視自我聲名的人，他總是一再述說，冀望世人理解，也深懼被誤解。〈藏髮塚銘在羅浮黃龍洞中〉、〈長髮乞人贊有序〉、〈禿頰〉、〈藏髮賦有序〉

¹⁵⁶ 〔清〕屈大均，〈繼室王氏孺人行略〉，《翁山文外》，卷3，頁114。

¹⁵⁷ 同前註，頁114-115。

¹⁵⁸ 〔清〕屈大均，〈述婚四首〉，《翁山詩外》，卷5，頁249。

¹⁵⁹ 此處，屈大均的歡欣之情頗為複雜。一方面，屈氏以遺民自居，華姜自視為遺民之後，二人是一對理念投合，嚮往隱逸山林的仙侶美眷。另一方面，二人的婚姻充滿政治意味，華姜為抗清忠義之後的身分，實有助於成就屈氏之遺民形象。此經審查人提醒，予以補充說明，特以謝之。

等文，申述躲避薙髮令，逃於禪的落髮無奈。¹⁶⁰〈自字冷君說〉、〈自作衣冠冢誌銘〉、〈翁山屈子生壙自誌〉、〈三外野人贊〉等文，¹⁶¹意圖掌握發言權，主動告知世人，自己是「不忘所長之君父」，¹⁶²的「明逸民」。¹⁶³ 對照時局，鄭成功已病逝臺灣，永曆帝遭擒處死，屈大均游歷秦晉之際，抗清勢力已呈頹態。屈大均的易稱秦地，判分華夷，多為悼念舊朝的遺民聲明，而其刻意選擇的「蓬頭垢面縱橫行」之形象，正是易代之際異於平世的特殊游走景觀。

（責任校對：李威寰）

¹⁶⁰ [清]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 16，頁 206、208-209、213、253-255。

¹⁶¹ [清]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 5，頁 127-128、卷 8，頁 146、154、卷 12，頁 209-210。

¹⁶² 〈一錢說〉：「予也長於永曆，其懷一永曆錢也，不敢忘其所長之君父也。」[清] 屈大均，〈一錢說〉，《翁山文外》，卷 5，頁 130。

¹⁶³ 〈翁山屈子生壙自誌〉：「三月即葬。而書其碣曰『明之逸民』。」屈大均，〈翁山屈子生壙自誌〉，《翁山文外》，卷 8，頁 15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漢〕劉向著，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
- 〔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堂重刊宋本，冊1。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堂重刊宋本，冊2。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堂重刊宋本，冊5。
-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公羊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府學堂重刊宋本，冊7。
- 〔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唐〕皇甫謐，《高士傳》，收入周光培編，《漢魏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唐〕裴鉞，《傳奇》，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筆記小說名著之一》，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宋〕宋敏求撰，〔清〕畢沅補，《長安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陝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宋熙寧九年（1076）修、民國20年（1931）長安縣志局排印本。
-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明〕李賢、彭時等，《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 〔明〕曹學佺，《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167，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年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刻朱墨套印本。
- 〔明〕柳瑛編纂，《成化中都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明隆慶刊本，冊33。
-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清〕王弘撰，《砥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冊1404。
- 〔清〕屈大均著、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清〕清聖祖御定，彭定求等奉敕編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清〕劉於義等監修，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欽定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冊551。
- 〔清〕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清〕李榕，《華嶽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清光緒九年刊本，冊317。

二、近人論著

-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講》，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 白謙慎，《傅山的世界——17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 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秦」與「漢」〉，《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2000年7月，頁114-119。
- 朱誠如主編，《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 何天杰，《清初愛國詩人和學者——屈大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唐曉峰，〈兩幅宋代「一行山河圖」及僧一行的地理觀念〉，《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7卷第4期，1998年，頁380-384。
- 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十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我建構〉，《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131-160。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謝正光、范金民編纂，《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謝國楨，《顧寧人先生學譜》，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的情、理、欲——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
- 嚴志雄，〈屈翁山《翁山詩外》版本考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23卷第2期，1990年，頁197-212。
- 顧誠，《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

Ascetic Practice and Distinguishing Han from Non-Han: Qu Dajun's 屈大均 Travels to Qin 秦 and Jin 晉 (Zongzhou 宗周)

Hsueh-ling Wa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n 1644, many literati abandoned their families to embark on ascetic peregrination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ravels of one such literatus, Qu Dajun of Lingnan 嶺南, who traveled to Qin and Jin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China between 1665 and 1668. First, the article examines Qu's moti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Qin to Zongzhou, which suggests that he sought to identify the area with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people there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Han nationality. His use of this appellation indicates that he cherished the memory of the past and lamented the present, that he intended to compare Qin to Qing 清, and moreover that he sought to differentiate Han from non-Han peoples. Second, it analyzes his unique humanist perspective in writing about Mt. Hua 華山. Qu compared the Five Classics to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 asserting that the precipitous terrain of Mt. Hua was like the austere writing sty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春秋, and that its majestic terrain resembled an incarnation of Huaxia 華夏 ruling the world. Finally, the article describes how he conquered the precipitous mountain with his tenacious will, demonstrating his resolution to not only prove his loyalty to the Ming but also to differentiate Ha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from non-Han peoples. During a time of weakening anti-Qing resistance, Qu Dajun used his ascetic practice to firmly declare himself a Ming loyalist. Qu's conscious decision to this effect represents the type of unique traveling perspective adopted by individuals during dynastic transitions.

Key words: Qu Dajun 屈大均, ascetic practice, Han and non-Han, Northwestern China, Qin and Jin 秦晉, Zongzhou 宗周

